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草木情深

◆风雅颂

波光粼粼的泊湖

一个由湖泊倒过来的名字，抽象便变成了具体。这让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人，也不得不佩服我们的汉语汉字。从这方面来说，倒过来的湖泊就是先人们的一个期盼，一个湖岸边子民的美好愿望了。

的确，泊湖一直是“泊”在我的家乡，惯看秋月春风，千年不变。变化的只有两岸的青山，只有沿岸的由它养育着的一代一代的子民。从这方面来理解，“泊”就有了坚守的意味了。

泊湖横跨皖鄂两省，从家乡望江县华阳镇境内进入长江，应该是长江在此长期形成的一节“盲肠”。当然，我这个结论也是猜想的，没有去考究，因而没有科学根据。但有时候没有科学根据甚至是伪科学的猜想却符合逻辑思维。就如卡尔·波普尔在他的《猜想与反驳》中所说的“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仔细想来，的确不无道理。泊湖在它形成之初应该与长江是一个整体。有史料记载：雷池，由雷水汇集而成。雷水始于湖北省黄梅县，经信松入泊湖，串湖后流至望江县城东南十五里处积而为池，故曰雷池。也就是说，泊湖、雷池原本一体，属大雷池的一部分。如此，我便不知是哪部分消失了，或者，本来就没有消失。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除了水土，别无其他。历史的变化终究是水土的变化，水将土冲走，土将水堵住。所谓水来土吞，沧海桑田！这就是兴衰，这也就演化出了成王败寇、折戟沉沙。

是先有泊湖还是先有雷池？我不得而知。但泊湖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虽波澜不惊，但也是一碧万顷，渔歌互答。事实上，泊湖经过千年的咆哮，已然沉静下来，不会再去惊动他人，当然也就在原地不被他人惊动。似乎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始终笼罩在泊湖的上空——自古沉静者都容易被忽略，像现在正在泊湖湖面上飘荡着的雾，像雾中沿岸的子民，朦胧着自己，也朦胧着自己怀抱里的一切。

泊湖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只有它那裸露在两岸丘陵上贫瘠的黄土地，黄土地上瘦瘦的稻穗，只有不为人们记住的夏日里蓬勃，寒冬里枯萎下去的蒿草、麻皮草甚至狗尾巴草。麻皮草学名叫苦草，它给人一种麻癩癩的感觉，我因而还是喜欢叫它麻皮草。麻皮草为什么叫苦草？是不是它味苦？即使是1970年代，也没有人去尝。我只记得，大人们整船整船地将苦草从泊湖深处拉出水面，然后在阳光下曝晒，然后用于烧饭。记忆中它燃烧得特别快，转瞬即逝，燃烧的灰是黑的、烟也是黑的，远远就能看见，特别呛人。我常常想这不是由于它系泊湖湖底那黑黑的淤泥里长出来的缘故？随这些麻皮草一起生长的还有一种水产品——蚌壳，三角形和牛头形，因而有人叫它三角蚌或牛头蚌。我不知道它是否是泊湖特产？三角蚌能养育珍珠。1980年代初，许多珍珠养殖户集到泊湖边收购这种河蚌，记得那几年我的二哥三哥四哥一到冬天就十分兴奋地与左邻右舍一起背着特制的箩筐、穿着齐肩的皮裤下到泊湖去摸那种能育珍珠的三角蚌，整个屋场的人都像古代的珠丁，只不过屋场里没有珠轩达这种管珠丁的人。当然，珠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珠丁，因为我的哥哥们是采蚌，不是采珠，只是与珠有关。哥哥们一天下来，能摸十多元，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十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

我不知道这些三角蚌后来走向了哪里？它似乎没有遂泊湖人心愿“泊”在泊湖里，而是跨越了“雷池”，在“雷池”以外闪耀着它的光芒。像我的二哥。他是否也与那些蚌壳一起育成了珍珠，在天堂闪耀着他的光芒？

由于经年劳累，二哥积劳成疾，又由于家中实在无钱医治，终于在他三十六岁那年离开了我们，未能再与三哥四哥一道下到泊湖深处摸三角蚌、拉麻皮草。这与三角蚌有关吗？时隔三十年，站在这个冬日里的泊湖岸边，我回答不上来，但我二哥背着箩筐笑呵呵地拿着三角蚌的影子总是清晰地立在我的眼前，甚至比眼前的一切更为真实。

说实在的，我在泊湖岸边出生，喝泊湖水长大，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贴紧了泊湖的地面。但我确实看不清眼前的泊湖。包括刚才从我身边走过过去的我的同乡，尽管他在向我打着招呼，但还是想不起他是谁。就像那些长在泊湖岸边的那些包含着无限孝爱的传说，与白娘子与许仙的传说不相上下，但人们听着听着，那传说只稍稍留便被风吹走了，轻轻盈盈。

泊湖虽无三秋桂子，却有三秋稻谷，十里荷花，飘香两岸四邻，有参差十万人家。虽无苏堤白堤，却也有一拦湖大坝，如卧龙锁湖拒江。恨只恨柳永不来，盼只盼苏公白公。我说的苏公指的是“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苏公，是“月点波心一颗珠”的白公。不过，我二哥却总是坚决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如西湖与泊湖的区别，就如桂子与稻穗的区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许，这便是世界，及世界上的一切。

这是一切泊湖的本意？我感到“泊”与“不越”实际在暗暗契合着什么、关联着什么。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春绣地丁花

凌泽泉

地赶往地头，果见枯草中隐现出一蓬蓬翠色，是刚冒出来的地丁。惊喜的我蹲下身，看见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颤动，仿佛是在向这个新奇的世界轻声问好。我缓缓伸出手，手指轻柔地穿过杂草的缝隙，像怕惊扰了一场甜美之梦，轻轻拨开周围的杂草，取出小铁铲，小心翼翼地沿着地丁的根部，轻轻地松动着泥土，生怕弄伤它们纤细脆弱的根茎。母亲将挖来的新鲜地丁捣成碎泥，敷在父亲的患处，那疔疮两三天就消去了红肿，不到半月便痊愈了。自此，父亲一提到地丁，便心怀感激。

又是春日，在湖之畔，我看到这些绣在大地上的金黄花朵，静静地伏在花托上，仿如架在泥土上的一只只小喇叭，等着春风来演奏，等着春雨来吹响。

当春光默默收走它们身披的皇袍，当风雨悄悄偷走它们脸上的最后一抹笑容，当春雷将一枚枚已经成熟的种子揣进它们的怀中，一片片即将凋谢的花瓣，毅然变为一只只柔软的小绒球，只待轻风一起，便猛蹬业已枯黄的花托，迅疾撑开自带的小伞，携起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腾空而起，在霞光中织出流动的云锦。

爷爷曾对我说，金黄的地丁花是春日彩霞给大地刺的绣，乳白色的小伞是给种

子定制的婚纱。看，一把把白伞在空中飘，一粒粒种子却在低首，想那种子定看到一条条田埂宛如蜿蜒的飘带，一棵棵大树好似插在大地上的绿伞，一条条小河恰如银色的项链……越看越兴奋的种子，一扬脸，竟与擦身而过的白云打了个照面，它们竖起耳朵，从云团里听到了春雷的轰鸣声，听到了春风春雨的脚步声。它们将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的衣兜里，继续昂首向前飞去……

飞翔的种子，不羨打头顶掠过的小鸟，不慕身旁飘浮的云朵，它们想，那一双双扑棱着的翅膀，只属于永远无法扎下根来的天空；那看似来去自由的白云，只能永远在天空中徘徊流浪。是啊，大凡不能在泥土中扎下根来的，就永远长不出绿开不出花。

细瞧，找到了新家的小伞，先是悄悄收了腰身，然后将自己化为一床床柔软的小被，轻轻铺在泥土之上，然后才让怀里的种子轻轻落下。

找到新家的种子，开始挂念一同起飞的伙伴们，不知它们此刻仍在飞舞，还是已经扑入泥土的怀抱。不过，来年春日，它们又会在广袤的大地上精心刺绣，绣出大片大片的金黄，只要抬起眼来，彼此就能幸福地重逢。



春日弄清影 周文静 摄

◆小说世情

你头上有根草

张爱国

起来，故作神经质地说：“老实交代！又和谁钻了草堆洞？”每次，都会弄得范向东面红耳赤。再后来，桂芝有了正式工作，不再卖菜，这样的事才没有再发生。

桂芝从沙发上起身，将那根稻草夹到一本书里，一本正经地说：“老范，这根草，我给你记下了。”范向东笑着：“记吧，我心里亮堂堂。”

半个月后，范向东下班回来，同样的事又发生了：门口没有拖鞋，范向东蹲在地上等桂芝送来拖鞋，起身后，桂芝又说：“老范，你头上有根草，还是一大截，这么长。”桂芝又从他头上揪下一根稻草，戳到他面前。范向东一掌打掉稻草：“你把我拖鞋拿掉，不就是为了在我头上放根草？无聊。”

“既然你知道是我放的，老范，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桂芝站到范向东面前。

“无聊透顶！”范向东指着桂芝，“我都这么岁数了，我的身体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我还想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老范，你别生气。我问你，在我们老家，头上插草，什么意思？”桂芝平静地说。

“不就是和人家女人钻草堆洞？我是犯过这种错误，是对不起过你，但都这许多年了，也被你说了这些年，你还要我怎样？”

“我不是说这个的。老范，你好好想想，在我们老家，也不仅是我们老家，自古以来，头上插草，或者别的物品上插草，什么意思？”

“草标？你是说插草就是售卖的标志？”范向东冷笑了笑，“你是想卖掉我？”

“你怎么不想想是你自己要卖掉你自

己？”桂芝淡淡地说。

“别无聊了。”范向东很无奈，“我卖给谁？我有什么东西可卖？”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你有什么东西可卖？”桂芝严肃起来，“老范，你好好想想，现在，你身上还有什么可卖？可卖什么？”桂芝伸着手，做着捏捏的动作。

“你是说……说。”范向东一下子紧张起来，“说我手里的……”

“不错！你手里的权力！现在，你除了手里的权力，还有什么可卖？”桂芝直视着范向东的眼睛，“你说，你看着我，最近，你做了什么？”

范向东低下头，不敢看桂芝。

“我在你头上放稻草，是在提醒你，你那样做，其实就是在卖自己。”桂芝的眼圈红了，哽咽着说道，“老范，以前那样的生活我们都过来了，现在，我已经退了，你也只一年就退了，孩子们也都有的自己的工作，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为什么老了老了，还要把自己卖了，把我和孩子们的尊严都卖了。你说，你图啥……”

范向东一把抱住桂芝，热泪滚滚。



春天里的母亲

(组诗)

陈英

阳光划过山脊
从小草的根部出发

父亲的卯榫、秧田，
一朵棉花的重量
泥、水、禾、光
和扛起农具的吆喝
昨夜酒酿般的憧憬
依偎着依次登场

关于春天，记得的绿
记得的冰融、雪化
记得一根冰凌，从屋檐
慢慢烟般升华
我是曾经看热闹的少年

娘不懂春天，一天到晚穿着柔软
那是父亲织布机上的产品
一天到晚喊父亲和我吃饭
一天到晚围着锅台和猪圈
娘不懂的好多，不懂春的绿
春天的绿茂盛在锅台和猪圈外

春天来了，门口的花儿与少年
是手舞足蹈的，是五光十色的
娘眼睛下的晶莹如春汛
如关不住的破圩闸口
如屋檐屋后、山上山下

遍野的绿跑得欢畅
春，是真的来了吧

春天充满敬意

目测，炒瓦底三万英尺外
麻雀立于屋檐
花猫腾挪树梢
几段黄梅逗乐的母亲

敬《茶饭引》，敬《村庄令》
敬春天如期，敬逝去伴着新生
敬老小，敬老与小之间的日常
敬我骨折的脆
敬我头顶在吹的风

敬春天吧
山上和水下的
奔跑和长眠的
黄绒和花白的
生长于内心的

二月春风似剪刀

风如刀
摧毁一朵花也罪孽深重

我随意坐在高亭上
一杯绿茶，上半杯是江湖
下半杯是江湖救急的积淀
浮浮沉沉，风一直都在

我随意走了走，山上山下
路一直在，轻，平
野鸟、野鸡、野猪、野菜
家里的一把把剪刀
挂了五彩斑斓

二月，我从一月走来
二月，我在三月怀念
二月，我抬头看看，诸月皆欢
二月啊，不值得记忆
二月的怀念在潜滋暗长

坐待花开

其实我没什么想说的
年一过
消度和来临的春天极不匹配
一壶红茶引不来飞雀
梅在欢笑

其实我想说的太多
一些伤痕大抵是经历了蜕变
蛇，已经出发
道路蜿蜒曲折，阑珊处还有阑珊

其实我说了也是白说
白纸黑字一般
已好久不见
尤其墨色墨香，一些顽疾的处方
年少轻狂
天好明净

一片绿，遍地绿
水从天上来
突然觉得，应该歇歇脚
坐待花开